

白桦等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音乐与我

S i n y u e

S u w o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Music
Love

《音乐爱好者》编辑部编

音乐与我

白桦等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与我/白桦等.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4

(音乐爱好者丛书)

ISBN 7-80553-881-6

I.音… II.白…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6815号

责任编辑:李章

封面设计:陆震伟

音乐与我

白桦等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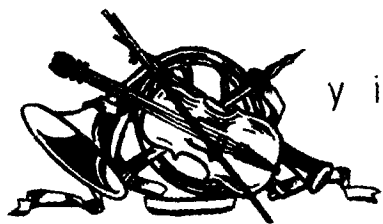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80553-881-6/J·750 定价:18.00元



y i n y u e y u w o

目 录	1 白桦 /音乐和我
	5 程乃珊 /上帝的声音——音乐
	9 赵鑫珊 /我和《莫斯科的回忆》
	13 赵丽宏 /人生最美妙的境界
	19 刘子枫 /我与音乐
	22 朱哂之 /音乐是种奢侈品
	26 陈丹燕 /当云雀飞过
	29 蒋丽萍 /在寻觅美丽风景的路上
	34 陈燕慈 /无法分离,陈染对我说
	40 瞿世镜 /音乐给我的安慰和烦恼
	43 辛丰年 /乐迷话旧
	47 李杭育 /我听音乐
	53 王安忆 /我的音乐生涯
	59 郑文千 /音乐给人真情
	62 张承志 /艺术即规避
	67 史铁生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70 叶兆言 /玩音乐
	73 叶文玲 /灵魂的伊甸园



目 录

- 76 张 洁 /没有标题的声音
——与无标题音乐无关
- 80 格 非 /音乐与回忆
- 84 陈鸣华 /叶公为什么好龙?
- 88 刘天华 /五彩的天空五彩的梦
- 92 朱 闽 /音乐与我
- 96 季红真 /真的自然与真的生命
- 100 李洁非 /清贫者的爱乐方式
——一些琐事
- 104 新凤霞 /为评剧增添新唱段
- 107 马 原 /我和旧歌
- 111 梁晓声 /关于“歌”的断想
- 116 莫 言 /声音带给我的
- 119 宫 玺 /我与音乐的缘份
- 123 曾田力 /令人痴迷的魔圈
- 127 冯 豫 /三百音带富翁
- 130 祝恒谦 /命运与音乐的交响 音乐与命
运的搏斗
- 134 胡亚冰 /我真的不知道音乐是什么



目 录

- 137 庄大山 /音乐——我永远的恋人
141 薄小波 /与音乐会搏斗
144 陈丹青 /灵堂琴声
149 华君武 /音乐与我
152 萧 乾 /给《音乐爱好者》的编者
155 李 锐 /痛苦万状为哪桩?
159 阿 鹿 /坎坷音乐路
163 李江树 /弦断
168 子 行 /琵琶·下午的故事
172 邹静之 /天空的昭示
175 孙道临 /我的朋友舒伯特
185 刘 铮 /为一代名指挥造像
188 阿 坚 /旅行中音乐让我伫足
192 宗 璞 /药杯里的莫扎特
196 陈 村 /我的音乐偏见
199 张 炜 /同一类声音
203 黄宗江 /音盲乐语
207 何 鹰 /在圣彼德堡看阿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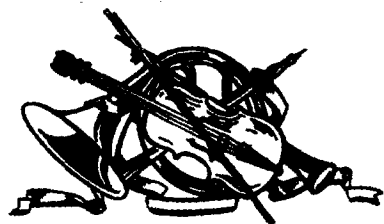
目 录

- 211 薛 范 /理想的光辉永不熄灭
——(前)苏联歌曲与我
- 216 王雪瑛 /音乐是什么
- 219 严 锋 /一个大学生的爱乐简史
- 225 冯亦代 /喜欢音乐的白丁
- 230 黄宗英 /钢琴啊!钢琴
- 236 吴维忠 /巴赫的怀抱
- 240 何满子 /我的乐缘与抗战同始终
- 244 裴紫安 /音乐是为扶助柔弱心灵的
- 247 卫 枫 /我怎样采访梅塔
- 253 红 林 /声音 ——
- 257 李 劫 /音乐和“发烧”
- 260 胡晓明 /我的音乐经验
- 264 徐 迟 /西方古典之于我
- 268 姚育明 /会心于音乐所传达的
- 271 舒 婷 /天籁
- 274 王周生 /好一朵茉莉花
- 278 阿 城 /假声音



目 录

- 284 鯤 西 /音乐与我
- 288 孙甘露 /回忆音乐
- 291 鲍尔吉·原野 /《倾听》
- 297 吕正惠 /我喜欢海顿
- 302 王 丰 /里赫特的礼物
- 305 余丹红 /我为什么学音乐
- 310 余 华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 319 张卜天 /古尔德是我真正的朋友
- 324 马慧元 /莫扎特的声音
- 327 编后记



音乐和我

白桦

我的文学作品要是能写得像肖邦的乐曲那样该有多好！音乐在我心里具有永久的神秘感和神圣感。我真的不知道音乐的语言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容量和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

我对音乐的爱好有两个极端：最洋的和最土的。其实，最洋的也是最土的，只不过植根于异域之土。我最反感的是既不洋、也不土的音乐。

1938年，我8岁，武汉。伟大的冼星海在长江的水上举行盛大的合唱音乐会，武汉三镇都在慷慨高歌。分不清谁是听众，谁是合唱队员。人们的血和泪像长江里的水一样流。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真诚地认识到：中国不会亡！后来大半个中国沦亡了，我的父亲被日寇活埋了，失学了，流亡了……我仍然坚信：中国不会亡。

1954年春天，当我正骑马翻越藏东一座雪山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个女声的独唱，高亢、明丽，虽然我听不懂歌词，这歌声却狠狠地刺了我一针，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好一阵



说不出的混合着痛楚的愉悦（原来，痛楚和愉悦靠得那么近，甚至可以混合起来）。我在马背上颤栗不已，身不由己地催马去追逐那歌声。高原上的蓝天是透明的，清冷的空气里充满植物嫩芽的清香，马蹄在潮湿的草地上几乎是无声的。当我冲进一座反射着阳光的桦林的时候，吓得那个瘦小而清秀的牧牛姑娘面色如土，一群庞大的牦牛都鼓着惊愕的眼睛看着我，因为我身后除了一个藏族向导之外，还有两名端着冲锋枪的士兵。那姑娘说什么都不相信我们反复解释的来意。她只勉强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两个最简单的问题：16岁，名叫娜吉拉娃。她坚决否认她刚才正在唱歌，并拒绝再唱。事隔很久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我们要闯入她那个沉醉着的世界呢？对于她的情感、她的灵魂的历程一无所知，但我们闯入了。我们的闯入是对属于她自己的神圣境界的亵渎。即使她听从了我们的请求，唱了，为我们这些粗暴、陌生的闯入者唱了，其结果一定是连我也会肯定她的否认：刚刚不是她在唱，而是另一个人。

如果我在桦林边沿勒住马就好了……

后来，我曾经听到过无数闻名全球的歌唱家的演唱，大多在金碧辉煌的剧院里（如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维也纳往日奥匈帝国时代的皇家剧院，还有日本岐阜长良川上三十多万听众的露天国际音乐会……），他们使我心醉神迷，但我却再也没有得到过牧牛姑娘娜吉拉娃给过我的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1958年初，我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去青艺剧场听中央乐团演奏的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我是在绝望中寻找“悲怆”的，但我得到的却不仅是“悲怆”。在慢板乐章竭止之后，我哭了。哭泣着走上积



雪的长安街，我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被我紧紧拥抱着的人世抛弃了的孤儿，但我朦胧间觉得还有另一个永不舍弃我的境界。此后，我不再幻想向石壁去乞求什么了，我的思索也随之而多了一点深沉。空旷、寂寞，迫切地渴望着喧哗人世之上的音响。1958—1961年，我在上海一个远郊工厂当了三年钳工，每两周返回市区一次，在回家之前先进音乐书店，花8块钱买两张古典音乐唱片（当时我的月工资是60元）。那时的唱片比起别的东西来，算是很贵的东西了。（大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慢转唱片。）整整一个周末的夜晚我都沉浸在瑰丽的乐音之中。星期天的早上，总是听贝多芬的F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它能把我怀着天真梦想经历过的春天都找还给我。我好像又爬上了梨树——苦难童年时的春天飞花似雪。我好像又在蔷薇丛中匍匐前进——少年时代的春雷是战场上的炮声。春天，春天，包括1954年在雪山上的那个娜吉拉娃的春天，五彩的春之波一层又一层地淹没着我，使我透不过气来。我不能理解，在人类创造了如此瑰丽、宝贵的音乐之后会有人颓唐，会有人自暴自弃！？

当江青们开始焚烧乐谱、音乐唱片和录音带的时候，我默默地问自己：他们会长久吗？把莫扎特、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当作敌人的人。

1982年大年夜，钢琴家傅聪在上海音乐厅演奏完之后就到了我家。两瓶茅台伴着我俩谈了整整一个夜晚，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谈故国之思，谈中华民族漫长的苦难和独特的文化，谈各自的童年，谈他的父母，谈昆明、北京、华沙、伦敦……唯独没有谈音乐。但我真切地时而沉浸在肖邦、时而沉浸在德沃夏克、时而沉浸在莫扎特的氛围中。凌晨，我步行送



他从被毁的普希金铜像的残座旁走过，一直到锦江饭店，然后我再步行回来，忘了冷。我想，他的琴声如果单单来自手指，绝不会如此震动我。正如莫扎特、肖邦、贝多芬……这些永垂不朽的大师一样，他们的乐谱几乎都是他们用鹅毛笔蘸着心中的血浆写出来的。据说战国时代的铸剑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心灵和血肉之躯投入炉火，才能最后完成一把传世极品。我相信：真正的音乐家也是这样。只有和着血从心中涌出的乐音才能扣人心弦，产生共鸣。

总之，没有音乐，我不可能太太平平地活着；当然，也不可能太太平平地死去。

(本文作者系作家)



上帝的声音——音乐

程乃珊

我以自己的方式，挚爱音乐、欣赏音乐。

有如我视宗教信仰为行路人手中的杖竿一样，那些无形的音符在我，有如点缀人生的花边。我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任何虚无的形式，我都希望能在生活中找到相应的注释。

常有人问我，你喜欢哪一类音乐？现代的还是古典的？通俗音乐还是歌剧？交响乐还是独奏曲？自称音乐爱好者的我，常常吱唔着答不出个所以然。或许我根本不懂音乐，但我相信自己会欣赏。只要能给我带来震撼、思想、慰藉、颖悟和恬静等等的音乐，我都喜欢。

一般地说，我听得最多的，是德国的詹姆斯·拉斯特、英国的曼托凡尼、法国的保尔·莫尼亚这三个著名的世界轻音乐队和哈雷·杰姆斯的金小号。我多半是在做家务琐事、写作时选播这些乐曲。我爱这些伴我一起长大的旋律。这些久经时间考验，风靡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喷泉里的三枚银币》《秋叶》《月光的魅力》《烟雾弥住你的眼睛》等响遍世界各



角落的通俗乐曲，经过现代音响技术和演奏技巧的形式而再现的这些熟稔的旋律，默默向我道出一个深奥的真理：时代会变，习惯和欣赏品味也会变，连道德观念都会变，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些永久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我敢说，每一分钟，它们都在世界各角落低吟迂回，潺潺流淌。从白发老人到少男少女，都能凭借着这熟悉的音符找到一份安慰和恬静。我视这样的音乐为我自己的背景音乐。特别在合家围炉闲谈时，这样的音乐更合适。我们无须专心倾听，就能深切地感受它创造的那份和谐平安的气氛。对我、对大多数人，生活仍意味着一大堆急需解决的具体的俗事；而这样的美好的、通俗的音乐，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起了一种“和谐”，教会我们与人，与自然，与客观环境和谐相处。

我也有自己的音乐，那往往像日记本一样，我只愿自己一个人享受。偶然的形单影只，也是一种享受，唯有这时，你才能与自己的灵魂对话。我自己的音乐，多为清一色的钢琴曲，我特别倾心肖邦的作品。在阳光明媚的冬日或清凉的夏夜，我爱在院子里搁一张躺椅，然后开足音量，让琴声从敞开的绿藤攀满的窗台泻出，我望着蓝天白云，觉得琴声中，我的灵魂得到了过滤……

交响乐对我太沉重了，除非是我熟悉的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及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等，即便是这几个有限的，我也更愿坐在音乐厅里倾听。这些伟大的作品，有如上帝本身的声音，不能趿着拖鞋或呷着咖啡去倾听，而是应该聆听。有如只有坐在教堂宁静的气氛中，才能思想上帝的全能和爱心一样的道理。

有人把音乐比喻为上帝的声音。尽管世界上有汉语、英



语、法语、俄语……但我们对上帝的声音——音乐，却不存在语言障碍，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比喻！听音乐本身，其实也在参加一场演奏，把自己心中的音符和别人的融合在一起。

正因为音乐是上帝的声音，因此音乐本身也如上帝一样宽怀，就像妈妈对大孩子有对大孩子的语气、对孱弱的幼儿又有对幼儿的语气一样的道理。因此我以为一个人懂不懂音乐，不在乎他爱听贝多芬、海顿，还是谭咏麟、陈百强，只要那无声的音符能使思想的土地欣欣向荣，令内心得到启迪和满足，那他也就是懂得欣赏音乐，就可以称为音乐爱好者。

(本文作者系作家)





我和《莫斯科的回忆》

赵鑫珊

怀念一个人,怀念某个地方,常常会构成一首曲子的创作背景。比如《意大利随想曲》便是柴科夫斯基于1880年访问意大利期间有感于意大利风俗和自然风光之美而写的一首交响诗。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我有朝一日也能去意大利看看,必有助于我更好地把握这首曲子所表达的心情。对维尼亚夫斯基的《莫斯科的回忆》,我也同样作如是妄想,作如是奢望。我的逻辑是对的。这恰如你只有登上了南昌的滕王阁,你才能真正领会王勃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对美。

我第一次知道维尼亚夫斯基的《莫斯科的回忆》还是很晚很晚的事。我记得是1976年晚秋或初冬的一天傍晚。北京西郊魏公村满地尽是落叶。我踏着落叶去拜访大学同班老同学赵洵。他的妻子也叫赵洵,196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拉小提琴的。快到他们家时,倏忽从一排加拿大种白杨树的枝叶空隙中透出这样一句甜美中略带伤感和惆怅的主题: